



倚蘭臺集

四
雜

~ 16
3371
4



門 16
號 3371
卷 4



猗蘭臺集卷之四

初稿

卷文
洲林

雜著

送大潮禪師歸西序

大潮禪師東來也風雲其西歸也亦風雲矣或
曰有之哉夫風也作則琴琴乎萬竅怒號其去
也衆竅為虛雲也作則擾擾乎六合圍塞其去
也寥寥無蹤來也風雲歸也風雲其無蹤之謂

存蘭亭集卷之四 一
耶余曰不然夫師少學西方之道一死生解外
膠而其緒餘精究華音及卓錫我都也正值我
都古文勃興夫生今之世為古之文一古今之
謂也一古今者從一華和始則我都自士大夫
縉紳先生靡然隨之爭解顛倒支離之膠條風
達崩膏雨蘓枯噫師左右斯文可謂弘通濟物
也豈比彼張空拳虛喝曰彼何當我者乎哉夫
扶寸之雲必自泰山之陰大塊噫氣必生青蘋

之末蓋有所感與所不感焉則師之東也雖無
蹤可言乎豈復偶然乎哉其居東也孳孳唯古
辭是修蓋幾乎十年于此矣將因以張西方之
教也今茲之春修裝將歸余時修古學聞之如
喪左右之手非特黯然銷魂而已矣乃急蠲城
西之館延之上座曰師淹留五月則僕幸成呱
呱之子且僕以主不為主客不為客而待師若
此則師可少淹乎哉師曰天也不敢違焉且余

蓋十秋于此非無并州之感也雖然君亦眼中
之人矣於此乎金錫暫駐余乃日夜淬礪夜鼓
數及五焉而師無倦色蓋以教育爲可樂也越
六月望日將發輒也此去也厲風濟白雲歸不
得強留焉乃臨別蕪香堂上告焉曰不佞築蘭
臺封疆之中拄笏几上則葛城之雲瞻駒之月
爭來親人清秋芳春境同景異其於楚襄之雄
雖崇庠異然亦足披襟而賦快哉之風也師寧

無意一來共之耶師曰天也不敢期焉

送友行遊奧州松島序

夫遊也人所欲而人不能遊也及其能遊則究
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斯遊之可傳者邪蓋
遊之有方也雖有四岳陰陽之域然不得其形
勝不足稱之遊也旣得形勝矣然非有能當其
勝者不足爲可傳也則遊固有方也某使君之
奧州松島五馬翩翩旣有穆滿馳騁之意發輒

日東都才子集城西而送焉各賦風流瀟洒之意忠統亦與焉採毫言曰嗟壯哉君之遊也夫松島者天下之形勝也可不謂千里哉而千里不遠嶮關不難古所謂探禹穴窺九疑者之類乎哉夫松島之勝也崇山吞大海松林秀九天雲繞宛渾雨鬱陰晴波濤懸巨木日月繞崔嵬是勝之尤者也蓋君自東都發焉必過白川之關白川之關古之人或嘆秋風或恨別離被之

風雅者有焉使君玉珂瑋瑋瑋于秋風之中亦時哉且君有其才遊其勝遊其勝得其時可謂司馬氏之遊也夫松島者天下之勝也今乃以拔群之才遊拔群之勝何以尚之雖然文章者千秋不朽之大業也形勝者桑田碧海古今之變不可保者也唯文也能載事而成千秋彼崇山吞大海波濤懸巨木之類是則天地造化忽爾作其勝安知千載之後陵谷變遷不如今

之勝哉非文以載之豈天下人得而稱之焉乎
蓋及傳其事則文能之苟非有形勝才無所施
矣是以勝者藉才而存于人才者藉勝而顯于
人故所以爲遊者不以文可乎而才難矣故謂
遊也人所欲而人不能遊也余也前覽西南之
勝未嘗探東北之勝嘗聞天梁巖島合此爲三
雖然此二者差其次者也其次者之勝猶且美
矣善矣蓋君今擇於其善美之上者而遊焉意

欲以文當其勝邪余知稱遊之可傳者必在君
之此行也乃作序送之

游墨水記

戊戌之秋八月初九大雨二三友載酒來集酒
酣客曰今年之望也看月何處余曰墨水哉皆
曰可矣望前二日又大雨二三友書來曰滂沱
若此如明日興何余曰往矣五聲六律能下上
神祇况姮娥而不格耶望日果晴二三友皆來

日陸邪舟邪余曰陸之難於是浮舟於柳堤攜
載者或穀蒸或菜菰或芳鮮或醇酎余亦載琴
與笙簧夫墨之爲水也斥大國之左右挾巨海
於前後盈盈脉脉沸瀆邇望三义口波浪灌漚
連延閭闔遠望鳳城暮雲變黓麗譙高擢天台
金龍之岑嶽鬱葱崔嵬縱目天極也客倚舷語
曰在昔在中郎之東謫也蹭蹬來航于此蓋距
今七百有餘載凡語中所載其蹤窅冥徃徃存

者八橋及此水之類而已乃古今學士大夫無
不賦其事焉有楫兒墳者古有略賣人兒爲活
者楫兒被之搶去遂死于此焉其母尋之不見
叫天哭地自謂曰禽獸無不知其母况乎人哉
遂出狂走庶幾再見經歷到墨水夜呼渡舟子
不答誼譁呼之急舟子出而執棹曰何人也曰
失子惑疾者也問其故曰我兒被人搶而不知
其蹤舟子共嘆曰嗚乎可憐汝所尋者垂楊鬱

鬱孤墳而已母大驚而愈問愈知爲其子往而
哭孤墳終自投菱花池死矣林木草萊不知古
猶如此乎余問何處曰徒行數街矣於是抱琴
上岸秋露如珠老松若峯遮闌徑路墳在其中
白楊蕭蕭拱把共嘆曰名勝也余彈琴歌客吹
笙曲未闕皓月出於東山客徘徊茅原之間敷
青氈飛觴不輟歌曲嘈嘈余問尊中有酒否酌
者曰盡矣二三友咲曰夜未一更一尊已盡月

下不可無酒且墨水一境都下競稱迺酒家
主人驚起曰誰居奚敲戶急乎曰欲得酒急也
主曰余酒同新豐價不賤矣少焉歸矣二三友
渴望特甚又舉杯歌舞既已五更

豐聰謚聖論

夫聖豈易言乎哉孔子以還二千有餘載寥乎
無聞吾國
神武以前邈矣

猗蘭臺集卷之四
神武以來二千餘載而明主良相著載史籍而
聖武帝外直稱之聖者獨有班鳩氏而已矣班
鳩氏者

用明帝子攝政女主兆膺歷數履大位者也說
者曰其謚蓋出浮屠氏太子崇浮屠之道而精
其術故為浮屠者大抵比諸佛陀於世所謂周
公孔子不翅而太子豈聖也乎哉余以為不然
也是至使吾國未嘗出聖人也噫亦不仁已甚

矣夫作者之謂聖包犧氏為聖也仰觀俯察始
作八卦為網罟以佃以漁神農氏為醫藥為耒
耜教民交易而剡木為舟剡木為楫服牛乘馬
重門擊柝杵曰弧矢宮室棺槨能安生民者古
皆謂之聖後世言聖者異于此焉獨取其文思
安安濬哲文明溫良恭謙之類不問作者之說
也夫太子為聖者有三焉曰造禮興樂民被其
化大闢文明至今是賴自作國史使民有誓嘗

試使世屑屑乎以浮屠非太子者當其世吾未
信其窺見藩籬也或曰然則太子興浮屠是乎
曰否太子蓋不專崇浮屠者其崇浮屠者為闢
文明也摯史百濟遺佛經及能其道者於是始
有文字其不以史書百子遺之蓋惜之也昔楚
巫臣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是以始大通吳於上
國上國以畏之矣史書百子豈惟教乘車戰陣
已哉在昔孔子相魯大治齊人歸女樂是古今

之大情也佛乃出外國以外遺外亦何害之有
方其求書也懇偶乃以佛經應之也興文者棄
此不可令當時遺黃老太子必為之何以知之
太子製禮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是豈釋氏
所言哉蓋創興雅樂造黃鐘為萬世准亦豈西
土之物哉後世儒者習見浮屠併禮樂為已有
終駁太子亦寃矣乃太子為浮屠者是聖人之
不幸耳夫惡莽操及堯舜禪讓惡崔慶駁湯武

放伐吾未見其可也或曰太子為聖已得聞之矣吾國稱聖獨班鳩氏而已耶曰否先太子為民除害資利生民者皆聖矣而及太子大業大成而已孟軻氏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人之稱自古有之吾所謂神也者非邪我見之吾國謂帝為皇也

奧子綦荷園記

忠統隱几寂爾而讀書矣子綦謂余曰視天地

造化無物而不可愛然春秋麗美花實也可以愛哉曰然夫有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其他徽之一叢竹靖節東籬菊皆可愛甚者也子綦曰然則我異其撰矣何也曰芰荷也夫芰荷古之人比諸君子也莖葉離離而浮翠藍潔潔而擢月之夕雨之朝或雲靄縈映于池頭或星斗落影于水底玉露蒨靄金風蕭瑟其葉圓若夜光之在玄

猗蘭臺集卷之四
岫其花赤若大陽之映扶桑顯于寂寞隱于動
躁或紅葩傾於筐珥暗香翻於蘭麝或水痕隨
雨高低漣漪隨風起止旦暮置之几案下可醫
讀書之倦者荷也故自號曰荷園也忠統曰嗟
美哉子之愛也梨李麗於春柳棗美於秋綠竹
富夏冬之色黃菊存衆芳之衰然而君子之德
安在乎哉今爾愛之賢矣荷愛主之賢主愛荷
之賢嗟君子在斯矣曰君言太切也雖不敢當

冀乎爲記曰諾哉

武九江青蘿館記

滕子見武子武子曰予築館河陽之東以青蘿
爲籬以青蘿爲扉故名曰青蘿也疇昔此集諸
賢皆醉而狂苦憶君侯恨不枉駕滕子曰諸賢
有文乎曰無曰盍請焉武子曰固欲請而無其
人請君爲述此事滕子曰爾亦眼中之人何辭
焉於是採青蘿嘆曰夫青蘿者也避兮俗紛之

地生兮幽間之處挂絕壁兮岿崑纏古松兮千
尋隱兮深兮積新翠燦兮煌兮含晚綠朝菌兮
暮堆春色兮冬存且夫青蘿者柔弱而應物其
直者其曲者其高而不可攀者其低而不可取
者尊者卑者或縱橫者或參差者無不皆從之
然亦不變操於霜雪之中空乎名爾館也或問
曰青蘿依隱者乎曰然曰然武子今在官何必
事之曰志在焉何也曰吏隱也所謂古之郭欽

山濤之類是也或曰美哉所以名館也實隱中
之美者乎滕子曰巍巍乎不可知其標鬱鬱乎
不可知其幽寂寞而抱明月窈窕而帶白雪嗟
乎柔弱而無諂者夫惟青蘿乎武子聞之曰所
欲盡于此矣

鳴山瀑布詩序

鳴山瀑布在西臺之南金胎之麓也前有激流
廣百步深可舟焉初入洞口左右丈餘已入盈

十步西南大澗斷崖十丈飛流之間群巖巘錡
摧崚崛崎東北巖上抱山山乃金胎龍泉藤蘿
叢生老樹交路蓋攀岑堯近飛流余及二三客
弄笙簧和而不可聞巖隙餘漏如雨乃從其下
而列坐盤石藉阜蘭之猗靡蔭脩竹之嬋娟微
風吹衣樹影搖動客驚而望皓月初出於是乎
刻石題詩

私人集蘭臺賦歲暮詩序

日月徂矣歲云暮矣以其不可駐而憂焉以其
不可返而惜焉人情之常也蓋日月之無極齒
年之有限春秋幾許春惜花之零秋惜月之頽
空夙興夜寢一日之晷豈可棄哉古稱朝聞道
夕死可矣夫人皆以有限之齒為可賴而其志
乎學也不役役也及其遇境也有不能言者有
欲言未得意者或有得其意不得其辭者或有
為蠻觸之爭而不知其大者或有眩堅白之辨

而不能折者職由不惜日月不勉朝夕也夫人能知齒年之有限而後無限之壽可庶幾焉或問曰大年無過彭祖今謂無限之壽何也曰以有限爲久乎有限者不久古謂莫壽乎殤子乃彭祖何知殤子之壽乎哉曰然則物而有始不可知其終乎曰不然有始者必有終然人之生也其行如馳而莫之能駐自其始而能察千載之後而鮮克有終是故聖人惜寸陰况乎小人

曰善哉時不可不惜焉曰余少小爲先朝侍從以先朝之好學也侍臣無不學者矣然常侍左右而執其事者不過八九而余亦與焉且余掌白虎之觀親受台命經傳諸子百家披閱從所欲矣且先朝好古樂集群臣而開宴於南殿則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宛然鈞天之宴也而余也亦與操絃矣先朝晏駕八九之臣皆星離散矣於是乎靜思昔時

恩澤及不可廢千秋之志 台命在耳是以
陋鄉之傍蕭蕭然尚獨挾策焉嗟乎如無友之
同心何故枉交紛俗之間偷薄宦之暇事千秋
之業及 晏駕之後就封河內實當 皇畿之
南山則葛城水則天河形勝之美具矣於茲乎
築蘭臺以爲容膝之地左右琴書聊足樂也然
惟以生拙才乏常懼有違 先朝之恩而已乃
命爾曹課賦詩奏樂月六次以爲常所以不忘

舊時也曰今日所賦如何曰歲將暮不可駐請
以其意也曰願公爲作序於是乎序

遊九華山記

蓋淨公在藥樹山也余以詩交者有年於此矣
夫淨公爲人也邈矣在昔彥公開法藥樹舉世
爲特異鮮有不信歸者焉遂出應

憲廟之請其法彌盛于東都乃城北新剎靈雲
精舍佛龕樓閣濟濟具矣蓋其徒二千有餘紛

乎六十州然其得法者惟有淨公及瑯公琛公而已瑯早即世則淨公最爲上足及彦公之化也世皆以爲淨公襲席必矣然琛公襲者蓋其辭之也時人謂曰淨公爲人也果邈矣蓋淨公泗水之產也嗣彦公處藥樹十有五年說法西南之間信歸者以爲彦公未死矣夫琛公之徒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矣今淨老矣其徒尚不忍其踰函關度滄溟焉至其鷹翳懿漣

以讀竺墳或隱几嗒焉喪其耦未稱其所欲是以相攸泗水之間卓錫九華之山夫九華爲地也西南則層峰削成截薛以通紀東北則激流振溪潺湲以通泉樹千重徑五曲幾乎絕世音蓋有九峰焉曰邀月玉梅鳳翔丹楓芙蓉鹿遊鶴唳凝翠蟠龍也其勝也不可勝言麋鹿銜花獼猴獻果豈翅也乎余嘗問焉曰方彦公末路師辭而不出師何爲不喜法輪廣轉三千世界

耶曰高山在前流水在後何忍舍之而出聽車馬之聲哉蓋利名譽髦非所欲也於是乎玄關幽捷遙源濬波蕭然於山阿也曰夫所謂沙門者啓八正之平路捐棄愛欲物我一也而當時僧家或諛辭飴容或饕餮肆欲殆乎甚於在家何高山流水之意乎哉師嘗延事藥樹也賦詩三首相示於其時也余尚專乎宋不識有郢中聲乃今遊九華也進之以高山流水之曲曲已

成四座皆寂寞淨曰何居曰古之音也今夫天下學士大夫莫之或知同調者不過十之一而淨公獨能聽其調曰比諸物如武夫之與隋侯師亦所謂眼中人也嗚呼師之所愛無往而非高山流水也乎哉曰夫高山流水在焉然未有傳諸其響者今日謁太守太守寧無意耶夫高山流水因余所有而其實屬太守請太守記其實夫我之高山流水者淨公所能聽也何惜魏

魏洋洋聲且也九華者凡國之勝勝以載大業
何可缺乎余以爲記

紫雲山記

余弱冠時及公游武昌也三年於此矣後余入
而侍
憲廟執事左右以其侍內也不可以接外人又
三年於此晏駕之後出而就封河內公亦去
武昌寄食浪華上鹽商家信歸焉者蓋少也先

是公居在深川環堵蕭然蓬蒿沒徑蓋生雖貧
哉時有談玄傾蓋於茲者則一鉢之餘烹以供
給未嘗不爲足焉蓋公嘗說法黑龍及其出也
盜矚其亾入而不留一衲衣一食器亾論公家
舊青氈也公歸自黑龍見之曰有肌不可衣耶
有口不可食耶恬然不屑矣公遭此厄凡十矣
然亦未嘗不爲足焉蓋謁余曰余也寄食商家
五年許其信貴余也不翅如世尊再出于世是

以無飢渴焉而生涯雲漂雪翩未得卓錫之地也太守今年就封浪華距河內不遠請以日到城席餘光養此生且夫世尊說衆生功德也曰讀誦經曰書寫經曰供養僧曰起塔寺而德莫大於起塔寺太守之國地方數里名山竒樹具矣願得覆袈娑之地矣余曰昔在武昌游也伯母珠心禪尼告余曰彼於我禪林知己久矣彼富乎法貧乎食余施廩米供養即施之它不以

畜三日衲衣不備寒暑飲食不備旦暮于嗟彼於物欲可謂澹矣今爾就國國不遠浪華請施之咫尺之地斯余所願也忠統曰諾我聞之養志者忘形行慈者以衆生爲緣彼正當之矣我豈愒然之爲矣於是相攸日野縣中建寺紫雲山山擁蕭寺如稚子秀者三十五峰稱勝地也公因作卜居記矣蓋公居焉半載乃余所施既廩聚郡縣父老以飯之曰是太守之賜也余今

受膏澤深何獨食之為快哉時人嘆曰世間汨
沒於愛欲之海塵情為岳豈有澤周衆生髣髴
乎衆妙哉行慈如此哉於是諸郡縣外父老老
嫗盡信歸焉忠統曰曩昔及公游武昌今又謁
河內嗟知己久乎哉因以為記梅門名郁號花
魁子濃州人也

修真齋詩序

修真者王倪讀書齋也辛丑之初夏余衛戍洛

陽城晚夏倪來自西臺問封疆治曰安且也河
山之勝園圃之桂百凡舊矣臣不佞幸以膏澤
抱疾卧治疾愈十之九己亥秋築小室後苑南
隅值職事之有閒則容膝其間葛嶺雪桂河流
相競入壩中環堵之間子墨之游可謂君侯大
賜也何以謝焉日使能孝請其記余乃請子遷
為記成矣然子遷未見其人未見其勝故記曰
夫記者吾豈敢越人之射隴西之游人於其所

不知而失焉子遷言然余雖避身金馬未作歸來賦三徑没人我思殷殷望其室想其勝奮逸神飛王倪曰主臣臣以初秋初九日歸矣奉別日夕願賜玉詩代諸朝夕景光君侯其無怪其得隴望蜀滕子曰諾因作詩與焉

送楊吉甫歸鄉序

楊子罷官歸鄉鄉里之友有子曰仕為母罷為母夫孝莫大于寧親寧親莫大于寧神是故寧

在祿彫俎綺肴温淳甘膳備矣寧在鄉泮奐優游燕譽消搖備矣夫仕者國之利害由己之為不為為之雖利于國而有害于其親者辭其祿古之言也意在斯乎且夫菽藿特疇禾黍異田時雨時降已茂已登游目青綠縱心山水鄉也意在斯乎滕子曰不然夫非君之祿無以養非君之爵無以顯楊子之才寧患國之利害寧樂田野之事業亦惟母老矣則如其養何是楊子

之意也楊子曰然是吾意也

祝允明草書跋

滕東壁雙鈎枝山草書其卷後漢仲長統樂志論也徂徠先生謂東壁雙鈎不失其真東壁卒後先生與余曰是東壁所賞秘侯深愛渠渠亦大喜侯之遇渠今已卒願作猗蘭藏中之物永傳渠之賞翫余則從先生之言藏焉乃時時披覽飛動飛白愈益神妙愈益見東壁之心在字

字則不覺淚下余常懼祝融氏見奪因與子遷謀墨刻以爲不朽子遷曰侯能盡二君子之心

滕東壁誄

享保四年夏四月乙卯東野先生以疾卒于吾邸春秋三十七矣先生名煥圖東壁其字自少好學邁心玄曠弱冠仕宦捐榮而隱始在東山後在商山玄亭寂寞高名特達迺遭焚巢繫我是依忽承帝召游彼雲鄉把臂晤言遂成邈焉

七子雖昵唯吾與子乃作誄辭表之素旗其辭
曰
夫子建業高矣美矣開國未聞穹隆颺起六藝
百氏決鬱渺瀰世微君子斯焉取斯躬抱貧病
獨守明真誅茅郊坳蓬蒿絕人璿玉含光椒桂
辭春貞操孤芳蟬蛻墟塵惟七子者纒聯徬徨
名山在壁五絃在牀迤爾吹笛餘音遶梁散如
飛鴻淫衍淋浪美哉酒德孰及爾狂嗚呼夫子

卓躒英才清思芬藻高標崔嵬飛泉沸涌春華
煌開宴會虛左授簡誰裁亭亭峻挺岵岵特鮮
詠之金聲采之瑚璉今世學士斐韡不辨漢魏
文辭千載宛轉嗚呼夫子晉後唯類羲獻具體
縱橫隨意鳳鸞騫舞蛇龍蟠地其如側目况亦
明智木有枝葉青陽將至時乎日月猶有食之
昊天不弔吾涕漣洏嗚呼哀哉梁木正壞慘慄
何期非子為慟吾慟為誰思在東山張樂而游

迺復載酒于彼商丘翰墨若新聲響如流嗒焉
今已從之末由相逢之喜忽爲斯憂天也已我
我憾悠悠嗚呼哀哉子之吾依吾唯子俱一室
雙榻雙爵一壺酣則映顏歌則聯響此樂千秋
棄我何往縹緲不還煢煢以嗟歸鳥失林游魚
離波痛矣滕子秀而不實覲爾遺言輯爾散帙
大業中途顏冉孰匹人去物存甘棠蕭瑟撫之
以思雨泣其溢嗚呼哀哉

題徂徠家藏仇實父桃李園圖

徂徠先生家有宴桃李園圖仇十洲所畫也先
生謂曰余得之不久初商估攜來上有李白之
序文衡山筆余視之贗也問商估曰畫與題皆
真乎曰然然其畫時人未有鑒而定其真者書
乃衡山真蹟誠爲無欺余笑曰爾愛其題任爾
持去乃剝其額授之獨留其畫云嗚呼世所以
斷衡山者果能字乎何以明其真贗乎我聞耕

者能知所以養其穀粟工者能知所以用其榘
梓皆自得以知也不自得何以得知焉乎彼愛
其積我愛其璧各得其所哉宴牛門之日掛在
壁間也桃李爛熳半開半含歡飲暢酣宛見李
之酒氣勃勃猶實與其客歡娛其園妙手哉先
生曰樹石之間髣髴有嘉興項氏家藏之印考
之嘉興古嘉禾也項氏富財家藏金石書畫冠
于天下是亦足以徵其真也題乃後人所加耳

余大喜曰余有項氏所藏王右軍蕪子瞻米元
章帖也遂題此語補其剝先生或謂真南山愈
假衡山哉

題保誠家藏張僧繇畫卷後

余一日訪牛門老先生忘憂館酒後先生攜一
卷牀上來曰是張僧繇之畫也寡君之老柳保
誠所藏也保誠謁余曰或人所與也而不識其
真贗先生為監定不佞乃閱之古所謂骨氣奇

猗蘭亭集卷之四
三十五
偉而規模橫宏者備矣臺下好善丹青不佞之
所真孰與臺下所真滕子曰吾耳畫力五百歲
而神飛千歲而絕僧繇邈也千有餘歲而山水
人物樓閣燦爛炳煥孰知其真而古人之所為
不可知而已聞合珊瑚於朱色經久蓋鮮青綠
黃碧豈亦有術邪則孰定其贗哉蓋此畫也筆
意殆有妙處巒色峯勢森然競出白雲飛閣縹
緲相映僅三四尺之間遊目千里人或往來或

下上樓閣微笑顧眄精神活動可謂真哉嘗聞
僧繇之畫中華鮮存也藏之吾國也可謂希世
寶矣勿論以類云老先生乃披卷後有黃華老
人梅道人黃鶴山樵及吳寬跋余亦題其後

摹文衡山真蹟跋

文衡山古詩十九首行草書一卷雖晚筆哉迺
麗風骨殆蒼然晉人之後似者誰也余篤好書
向得小楷而宮詞行書而馬賦而皆不充五百

字覽此詩卷也不吝連城而藏者不欲價恨不能得也辛丑冬十一月初五燈下摹焉噫墨氣腕力莫得十之一而於余法焉也以為足也遂捉筆題其後

兒寧貝記

余學彈箏於師湊氏年許一日師湊手一匣來謁余曰此小人盛花之貝也發之則魁然一寶貝也其縱可尺橫殺其縱三之一高亦然矣一

牡蠣粘傍宛作兩脚不至頌覆其上空處可以插草花余驚而問之乃曰是世俗所謂兒寧貝也小人祖曰道元姓飯塚氏道元好遊足跡已遍海西之國以未得遊目東北於是慶長初年飄然北游航乎蝦夷島云蝦夷一名千島蓋當奧羽之隅道元浪游島中適拾得此物問諸土夷則曰是謂兒寧貝自非歷五百年不至若此之大也藏之者蝨斯振振矣道元蓋以慶長三

年齋此物而南歸緹巾十襲傳迄小人小人慮
其爲虛翫用爲盛花之具而已余就其語詳之
其內欲然爲孔滑膩而淡紅兩畔微微起縐齏
齏焉者實世所有兒寧貝也但其尋常有如卯
或拳號爲極大耳且其外累累作角者亦非人
世常有之比也古之貨貝與龜玉比其貴焉蓋
盈尺者古亦所希有也嗚呼夫自六樂五變以
致介物土示聲音感乎物也久矣天或欲鍾靈

爾家而預產非常之物以兆之歟至子始以爲
有用之具是豈非經乃祖乃父至爾而後樂乃
克諧之符乎師湊避席曰有是哉太守揚善之
過也雖然願勉焉余曰今夫子兒女聯綿兒寧
之名實有驗矣但其於聲音之道未聞有克家
之子何諸師湊蹙頰而曰如之何余曰子嚮者
謂琵琶有隅戾箏有余焉則雖不足以完子之
美然此且於一伎願勉爲幹蠱之子師湊喜而

曰太守真能言吾之所欲言願揮如椽之筆爲
記吾之所欲記於是乎記

東壁文集序

東壁蓋嘗謂吾輩以狂簡而傲矣雖則褐衣糲
食落魄於陋巷而立言千古藏之名山傳之通
邑大都以齒古人也奚有意曲吾所學麗於世
而阿乎一時貴盛乎無知則已矣東壁素貧而
居恆陶陶乎而樂矣即所著述短章大篇其於

體裁文不出漢魏詩不下開元天寶無慮諸名
家所爲未嘗不蘊積一握中而睹其志之所發
率在不遇耳夫貧而樂者不憂去就不勞進退
在邦無怨在鄉無辱陶陶乎閑閑乎若大藪中
何爲可有不遇之感乎何乎方今文化隆盛經
生師儒皆進而東翱翔藝苑蟬嫣翰林振振然
游于王公大人之門蓋槩取道濂洛動言性理
其所教授不過稱謂嚴然修身而及家及國黽

勉小心以去舊染使之重習洽浹以成性詞章
無益唯理是求既已盈耳屬心褊陋成風是以
王公大人待士儼無偷色貴我賤彼而彼固且
巧言當理雖則罷駑見稱道在茲而命千里之
譽則足矣當其質問經義自設一儀式畫屏隔
座席重瑤蘭身踞肆錦帳中不見其面而執法
在前御史在後視日蚤莫則曰畢心志不倦則
曰講殆失師位不異下僚是皆爲仕祿阿而說

聖人之道鄙俚之辯猥事易曉而大失其真豈
謂言道乎將謂學道乎蓋詩則通人情文則達
古言去古雖遠以此察之遂知先王孔子之道
所以治天下今則枘鑿不相入則吾輩所困也
如東壁愈益不懼貴盛不失師位舉世爲竒異
怪之疑之是以操觚染翰發其志若是豈不然
乎乃折乎青雲之志寂寞以養志耳東壁向遷
居商山以環堵蕭然俗客不至自甘焉詩書縱

橫濁酒一杯唯日不足自謂若蟬蛻於塵垢爲
方外之游意愈深巖穴云亾何羅災文稿及家
財盡矣東壁自若謂余曰秦焚書而天下盡矣
然猶有餘燼而傳是之亾世之人所作也東壁
今在何害不朽余以社中誼從游久矣乃令舍
余日夜愈相親愈披腹心相示常相謂吾輩何
其不爲乎難哉生百世之下遇百世之上寧亦
憂一時不知我所願死不朽死不朽雖則千百

年可知也亦竢一時之遇於千載也已亾何卒
矣乃求舍無一長物封禪亦空噫亦何取乎其
不啻嘆一時不遇而已千載之遇亦殆若有不
可得於是爲之徧索四方猶是天之不喪斯文
幸存什一於阡陌蓋數年于茲今也梓成遂取
其餘燼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大都令齒古人則
推東壁之志雖曰得千載之遇可也余於東壁
雖薄哉孰與於向令駑命千里者乎作序以述

其所相謂志云

猗蘭臺之志觀曰猗蘭臺之西河也余於東望
其翰臺之各山野之區也夫猗蘭臺古入國
幸於此一介州而蓋燻羊千茲今也猗蘭臺
何辭於異志之猗蘭臺也夫猗蘭臺之不
不嘗觀一物不觀而也十障之區也猗蘭臺
矣以未嘗無一異物性類亦宜觀亦何如猗
猗蘭臺集卷之四

